

抚摸恐惧

文/本刊特约撰稿
丁乔

《神秘窗》剧照

斯蒂芬·金是当今世界上读者最多、声誉最高、名气最大的美国恐怖悬疑小说家之一，在美国及欧洲，他的名字几乎是妇孺皆知。今年9月21日，斯蒂芬·金度过了他63岁生日，海南周刊今天向读者推介若干根据斯蒂芬·金小说改编的精彩电影，国庆长假里读他的小说看他的电影，也是不错的选择。

提起美国恐怖片，人们很难不想起恐怖大师斯蒂芬·金的名字。“在每个美国家庭中显然只有两本书：一本是《圣经》，而另一本很可能是斯蒂芬·金的小说”——恐怖小说作家兼电影导演克莱夫·巴克对金如是评价。在美国，金甚至已经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品牌——不仅在文坛，在影坛亦是如此。在好莱坞电影工业的流水线上，几乎每隔几年就会有一部片子改编自他的小说。家喻户晓的《闪灵》自不必说，而著名如《绿里奇迹》和《肖申克的救赎》这样的片子，虽然不算严格意义上的恐怖片，但其中流露出的恐惧与绝望，较之某些消费恐惧的影片却有之而无不及。更不用说其它如《1408》、《神秘窗》以及《危情十日》等等若干影片。那么这位恐怖之王究竟有着何种魔法，能够将读者与观众的神经缠绕于指端，并且越绕越紧？就让我们一同走入他的恐怖世界一探究竟。

成长阴影

金在美国的真正成名，是缘于他的小说《卡丽》，而他在电影界崭露头角，也是由于这部小说的改编作《魔女嘉莉》。影片讲述了一个自闭却有着心灵遥感天赋的姑娘如何面对自己的青春期的故事。她一方面对自己狂热的宗教徒母亲俯首帖耳，另一方面又忍受着冷酷同学的欺凌。有人说这个故事之所以风靡，即是因为它唤起了人们进入青春期的仪式。嘉莉的灵魂纯洁得纤尘不染，然而当她在学校更衣室里毫无准备地发现自己第一次月经来潮时，面对的却是同学冷酷的嘲笑和母亲狂热的忏悔。同学和母亲在这里象征着社会的接纳与认可。而这个残酷的场景无疑暗示着青春期的处境：孤立无援，茫然无助。当我们带着少年的纯洁跨过成人的门槛时，迎来的却并非友善的帮助，却是来自外界的嘲弄与钳制。舞会上那盆兜头而下的腥臭猪血就像是一场令人恐怖的成人礼，必须通过这样冷酷而肮脏的方式，少年时幻想才终于化为泡影，而这一身的污秽则是现实世界的准入证。当嘉莉选择了拒绝与复仇，她的人性才完全转化为令人恐怖的魔性。她杀死了所有曾经伤害过她的人，最终成了由纯洁的少女变成疯狂的魔女。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我们并不像嘉莉一样拥有通灵的本领。青春期所代表的更多的是一种黑暗潮湿的压抑。那些湿漉漉的荷尔蒙得不到开放的宣泄，于是便以各种形式成为生命中的阴影。而这也是《魔女嘉莉》恐怖之所在。影片结尾处那一只从地狱里伸出的手时刻提醒着人们：在成人礼的背后，究竟压抑了多少疯狂的阴影。

双面魔王

金喜欢关注人类的疯狂。在他的电影中，许多人物都有着两张脸孔：一张是阳光下的正常人，另一张则是隐藏在黑暗之中的分裂人格。后者常来骚扰前者，将他试图逃避的伤痛翻检出来，提醒他并不像表面呈现的那样光鲜。《神秘窗》与《危情十日》皆为此类代表。

两部影片都以故事作为线索串联。《神秘窗》里，瑞尼被妻子背叛后独自躲到岛上疗伤，唯一能让他想起曾经夫妻恩爱的，只有一篇名为“秘窗”的小说，而他臆想出来的竞争者却指责他抄袭，并逼他更改

斯蒂芬·金最卖座的十部电影

- No.1:绿里奇迹(The Green Mile),票房1亿3680万美元
No.2:1408,票房7198万美元
No.3:危情十日(Misery),票房6127万美元
No.4:宠物坟场(Pet Sematary),票房5746万美元
No.5:伴我同行(Stand By Me),票房5228万美元
No.6:神秘窗(Secret Window),票房4802万美元
No.7:闪灵(The Shining),票房4401万美元
No.8:魔鬼阿诺(The Running Man),票房3812万美元
No.9:魔女嘉莉(Carrie),票房3380万美元
No.10:捕梦网(Dreamcatcher),票房3371万美元

故事的结尾。《危情十日》中则是书迷安妮逼迫作家保罗改写小说中女主人公的结局，原因是她把这名女主人公作为自己的化身，以想象自己的社会角色。“故事”在这里作为一种象征，与《魔女嘉莉》中的同学与母亲遥相呼应，代表着人与社会的联系，而当他们的结局被更改时，也就意味着人由理智堕入疯狂。

金的高妙之处就在于他发现了疯狂的无可逃避。当人身处于一段稳定的社会关系之中，往往会忽略内心的声音，甚至为了维护它而作出妥协和牺牲，然而当它一旦完结，所有的安慰都会随之消失，取而代之的却是伤害带来的阴影，午夜梦回，挥之不去，最终成为不可战胜的心魔。瑞尼尽力维持的尊严最终使他一步步丧失理智，而安妮则在无休止想象之中反复验证着自己的乖戾，最终唤醒了心底的杀人魔。在金的影片中，社会关系带给人们的安慰要远逊于其中隐藏着危险，而这对于身处复杂社会关系网之中的人类来说，无疑是个噩梦。

旅店惊魂

如果说庞大的社会关系会带给人潜在的危险，那么遁世与孤独是否意味着相对安全？这个问题在金的世界里似乎无须再问。有人的地方即有恐惧，这仿佛已经成为金的逻辑。在《闪灵》与《1408》当中，他的故事便很好地诠释了逻辑。

这两部影片的共通之处，即为主人公所处的封闭空间；闹鬼的旅馆。在这里，隐藏的心魔有了实际的形体，变成了真实的人和物，直接与人展开对话。不同于一般恐怖片的是，在这两部影片中，主人公并非被鬼怪吓倒，而是在与它们的较量之中被自己内心的阴影所击倒。《闪灵》中的杰克本是酒鬼，酒醉失手把儿子的胳膊折断，深为内疚却追悔莫及，只好以戒酒来弥补，故而当杰克在幻觉中见到曾经杀死自己妻小的前任管理员时，后者是酒保的装扮。而在《1408》中，无法摆脱童年阴影的麦克在旅馆房间里所经历的劫难，无一不是那阴影的物化形式。正如精神分析所言，人生命当中那些不愉快的经历通常被压抑到潜意识当中，而梦则是潜意识的物化表现。在这两部影片当中，闹鬼的旅馆更像是使人有机会走入梦境的一个试验场。而当人能够直面自己的痛苦经历时，理智与疯狂便只有一线之隔。

在每个人的生命中，似乎都必须有那么一个时刻，沉潜下来，直面自己的功过得失，然而金却用他的故事试图告诉我们，无论采用何种方式，那些曾经在心灵留下阴影的回忆永远会在夜里悄悄地敲开你的心门，慢慢蚕食掉你的理智，使人变得疯狂。这就如同《闪灵》结尾处杰克无法走出的那座迷宫，或者《1408》中麦克几近崩溃时又从头再来的那场灾难——恐惧原来并非人造，却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存在状态。

末日预言

正如生命中的恐惧并不都集中于内心一样，金的恐怖故事也并非全都集中于个体。在《迷雾》中，金为我们展示了群体的恐怖。结果正如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所描述的那样，一个发狂的群体远比一群发疯的个体更令人胆寒。

从故事上说，《迷雾》与一般的灾难片别无二致，唯一不同的是英雄的缺席。当《后天》中杰克教授于冰天雪地中拯救世界之时，《迷雾》中戴维却在车里举枪自尽。灾难之于人类，最大的力量就是激发出人人内心的恐惧。死亡并不可怕，最可怕的却是等死。当人们被困于迷雾之中，却无人知晓灾难如何降临时，每个人的精神都接近崩溃的边缘。这里再次出现了《魔女嘉莉》中狂热的宗教信徒，她无疑象征着群体的秩序，当她被射杀，群体便顷刻崩离析。人们眼里流露出的只有绝望。一些人去冒险突围，另一些人坐以待毙，甚至自相残杀也变得可以理解。

当汽车开过末日的废墟时，人们眼中流露出的只有绝望。在这种绝望中必然没有英雄的位置，只有恐惧才是王者。所以当戴维亲手杀死儿子之后，开来的救援车更像是一种嘲笑——对人类力量的嘲笑。金的这个故事仿佛一个末日预言：人类不会被自然所毁灭，而只会被自身的恐惧所吞噬。在恐惧的王国里，永远没有幸存者。

有人说斯蒂芬·金的作品里有一种神秘主义倾向，这是无可否认的，而这种神秘却并非来自刻意，却是来自恐惧本身。恐惧之神秘，就在于它的与生俱来与不可控制。它的一端牵着理智，另一端却联系着疯狂。金是善于从生命中挖掘这种恐怖的人，他将它们一点一滴收集起来，加以放大，于是人们便看到了一个又一个深入骨髓的恐怖故事。